

» 诗风词韵

与一株
野草对话

■汪兴来

每次经过，目光总会落向
路边或墙角的那一抹绿
它们相互簇拥，竞相生长
昂首向天，将世界拥入怀抱

它们的名字：白花紫露草
如诗般清新脱俗，轻盈又灵动
我轻轻触碰，这自然的使者
带回家中，置于窗台透明瓶中

注入清澈的水，充满希望与梦
与之对话交谈，凝视其姿态
看它根须蔓延，花瓣舒展
在静谧的时光，聆听野草之语

我们彼此相伴，诉说生长的故事
感受生命的呼吸与脉动
领悟生活的真谛与深意
共度每一个平凡而美好的瞬间

泡泡之舞

■李洋

在阳光的舞台上，
母女俩轻启秀唇，
吹出的泡泡，如珍珠般滚落，
飘飞在蔚蓝的天幕下。

它们，一串串亮晶晶的圆图，
袅袅上升，像是天上的音符，
大大小小的，自由自在，
在空中绘制出快乐的图谱。

泡泡里，藏着彩虹的秘密，
龙飞凤舞，缤纷斑斓，
每一个微泡，都是一个梦幻的世界，
折射出无尽的色彩与希望。

两张温柔的嘴，合力奏响，
生命的乐章，源源不断，
泡泡跳跃，如同欢快的音符，
在空气中编织着快乐的旋律。

圆圆的快乐，就这样飞升，
母女俩，在这瞬间，
绽放成天地间最动人的花，
美丽，纯粹，充满了爱的力量。

» 静水流深

和爱有关

■陈桂珍

那些“为人所不能为”，咬着牙关忍过去的事，一定和爱有关。

女儿六个月大的时候，一天傍晚6点多就睡了，到了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，惯常该睡醒的时间，没醒；又到了傍晚6点多，依然没醒。我便摇她，拍她，大声喊她，甚至硬硬地扒开她的眼皮。这小娃娃仍然深陷在沉睡中。这下可把我们吓坏了，急忙打车去了急救中心。医生又拍又喊、扯胳膊、翻眼皮折腾了一通，这小娃娃还是兀自酣睡，毫无醒来的迹象。医生无奈且同情地说，这里看不了，明天一早去人民医院吧！

隆冬时节，天寒地冻，深夜的街头，只有凛冽的寒风。打不上车，只好抱着女儿步行回家。绝望的我把小小的人紧紧抱在怀里，一路走一路哭，泪水在脸上结成了冰凌。孩子爸爸说，来，我抱抱吧。我没吱声，抱得更紧。我好害怕，怕这一撒手，明天，以后，我再也捞不着抱她了；我多希望，我这样抱着她，暖着她，到家她就睁开眼，冲我笑一笑，不，哪怕只是眨眨眼睛啊！

生她的时候，我23岁，别人说，我还是个孩子；生了她，我变成了妈妈，从此成了大人；抱着她出门，邻居说，你是大孩抱小孩啊！我笑笑，心里说，她是我一生要用生命来守护的人。

女本柔弱，为母则刚。那晚，穿着臃肿的棉衣，抱着裹在厚厚的包被里的女儿，在冷彻骨髓的深夜，我在绝望中怀着希望，哭着，走着，一气步行到家。爬上二层小楼，穿过漆黑的楼道，走进家门，把她安安稳稳放在床上时，才发现自己手脚早已僵硬麻木得失去了知觉。

所幸，第二天，当阳光升起来时，睡了整整32个小时的女儿醒来了，咿咿呀呀地手舞足蹈。昨日的一切恍若一个玩笑，我喜极而泣。

母亲有一段身体不好，有偏方说，坚持吃一段时间清蒸泥鳅会有改善。

» 言近旨远

一条出逃的蚕

■徐玉向

初夏的午后，阳光如诗般洒落，轻轻拂过静谧的田野。老桑树在暖阳的映衬下，更显沧桑与厚重，枝头嫩绿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在桑叶的缝隙中，一条小小的蚕正悄然苏醒。

蚕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分子，与桑树有着不解之缘。然而，随着时光的流转，它的内心逐渐被一股强烈的渴望所驱使——那是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与深深向往。

终于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那条蚕鼓起勇气，挣脱了束缚它已久的茧壳，展开了那双稚嫩而坚韧的翅膀。它深知，这是一次充满风险与挑战的冒险，但也是它对自由的执着追求。

于是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它振翅高飞，告别了熟悉的桑树。它飞过了广袤的田野，掠过了潺潺的溪流，甚至穿越了喧嚣的城市。它见证了大自然的壮丽风光，也领略了人类文明的辉煌璀璨。然而，随着夜幕的降临，它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寒冷。

在流浪的日子里，它遭遇了无数的困境与挑战。有时，它会因为找不到食物而忍受饥饿的煎熬；有时，它会因为恶劣的天气而感到刺骨的寒冷；还有时，它会因为迷失方向而陷入无尽的迷茫。但它从未放弃过，因为它知道，只

有坚持下去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。

终于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它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山谷。这里有茂密的树林，有清澈的小溪，还有五彩斑斓的花草。它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家园，也结识了新的朋友。它不再孤单，也不再迷茫。

这条出逃的蚕，用它的勇气和毅力，谱写了一曲生命的传奇。它的故事，如同一首激昂的诗篇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。它让我明白，生命的意义在于勇敢地追求梦想，无畏地面对挑战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
如今，每当夏天来临，我都会想起那条出逃的蚕。我会想起它在桑树下的挣扎与蜕变，想起它在旅途中的坚韧与勇敢。



盘马庙的传说

在睢阳区毛堌堆镇老贡庄村南，有一座东汉初年始建，2001年重建的古庙，人称盘马庙。

相传，刘秀当年在中原大地吃败仗后，慌忙逃窜，形单影只。当他在宁陵县境内的勒马回头探敌情时，发现追兵已赶到张弓。情急之下，他就快马加鞭，一口气跑到了老贡庄。时值仲夏，人困马乏的刘秀把马拴在一棵榆树下歇息，不久便进入梦乡。酣睡之际，刘秀被一物拱得痛痒难忍，起身一看原来是只蜈蚣。他一气之下，把蜈蚣的头拔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刘秀发现来路上尘土飞扬，人喊马嘶，原来是追兵已快赶到。刘秀这才醒悟，多亏蜈蚣救驾，不然定遭大难。但蜈蚣已经身首两处，怎么办呢？刘秀别无他法，只好说：“榆树啊，榆树，你要是能长出吃针就好了，那我就能救活这只蜈蚣。”刘秀这金口玉言一开，榆树上果然长出了长长的吃针。刘秀折一吃针，重新将蜈蚣的头和身子串了起来。

若干年后刘秀称帝，就在老贡庄修了盘马庙，以感谢蜈蚣的救命之恩，而那长出吃针的榆树也留在了庙内。“吃针”就是刺，商丘方言。如今，仍不知什么原因只有盘马庙周围生长的榆树带刺，距离稍远一点的榆树都不长刺。明万历年间此庙的香火达到鼎盛。1950年盘马庙改为学校，庙内文物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。1975年学校扩建，盘马庙被拆除。1987年学校拆迁。2001年盘马庙重新建好，占地面积共225平方米，有正殿、配殿、门楼三部分组成，建筑考究，飞檐走兽，雕梁画栋，颇具当年气派。

